

Shintaro MIYAKE

*Elleman*新青年,
三宅信太郎：笔墨无疆

July 2025

Ink Without Reins

三宅信太郎：笔墨无缰



“被允许任性的孩子”

几个月前的上海曾发生过一件十分有趣的新闻，有七匹马从浙江的野营基地一路漫游到了上海的金山区，在深夜的街头漫步时被发现。即使马儿们很快就被送回了营地，这场冒险依然在网上唤起了不少人对于自由和浪漫的幻想。而在几个月后的黄浦江畔，日本艺术家三宅信太郎信太郎的个展“与马悠闲地散步”悄然降临，宛如这场都市寓言的映照，以天真烂漫的笔触，为高速运转的城市中人们对于“精神游牧”的集体渴望画下注脚。三宅信太郎蓄着一脸大胡子，长相亲和，但他笔下的人物却个个脑袋巨大、四肢细长，比例像外星人一样夸张。他用画笔创造出来的，是一个像儿童绘本一样充满想象力的世界，简单的线条、丰富的色彩和千奇百怪的夸张形象，就像一个个发生在远古时代或者未来世界的、他想象中的画面。

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意象尤其耐人寻味：福建土楼被解构成一匹四肢纤长的马、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头，而真正的马则“躺平”在地上，身上写满了汉字“你放心吧，别担心”。在三宅信太郎看来，中国文化有一种个性和亲近感，与他所熟悉的日本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同根同源。高中的时候，日本漫画家横山光辉的作品《三国志》让三宅信太郎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浓的兴趣，后来因为大热的国产游戏《黑神话悟空》，他又去读了《西游记》原著。很巧的是，这些让他与中国文化产生联系的故事中都充斥着马的身

观看三宅信太郎信太郎的画作，就像闯入一部日本漫画。人物各个脑袋巨大、四肢细长，动物会说话，建筑也能化形。不善交际的三宅信太郎喜欢画马，信奉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的中国哲学。在他的笔下，无拘无束、无所不能的马自成一个天真烂漫的自由宇宙。在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的撕扯中，三宅信太郎的创作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性：以天真为盾，以想象为矛，在消费主义的废墟上重建精神的游牧营地。

编辑 Cherry Che / 撰文 顾拉风

影。马，于三宅信太郎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，他将之视为人生历程的一种总结，“中国的典故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’对我来说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我希望能够不以幸或不幸为束缚，不因一时的得失而喜怒无常，以平静的心态走完人生。”

尽管常常被评价为充满“童趣”的艺术家，三宅信太郎却说，成长为大人是一件好事，而童心可能引导人走向极端，“大人即使走很远的路，也会保留回程的体力，或者提前做好住宿的准备、准备好钱，而孩子则是想走多远就走多远，累了走不动了就会哭。”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学不会大人社会规则的成年人，一个“被允许任性的孩子”。创作，是不擅长与人相处的三宅信太郎与外界沟通的最佳方式，也正是由于这种内向和远离人群的生活方式，在三宅信太郎漫画式的天真创作中，同时也隐含着一双观察世情的冷眼。出生、成长于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的70年代，经历、旁观着历史与现代的新旧交替，三宅信太郎的作品像一面哈哈镜，既映照出繁忙都市人的一种集体焦虑，又以漫画式的夸张将其消解为幽默和可爱。

用笔墨照见自由

三宅信太郎喜欢用彩色铅笔在纸上画画，在他看来，铅笔的线条“很单纯而且忠实，能够展现出些微的差异性，虽然有差异性，但其幅度又不大”，是一种非常适合自己的画材。所以他的作画过程往往细致而缓慢，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古朴的。他的画室里总是围着几大桶削铅笔剩下的木屑花，五颜六色的彩铅芯堆叠在塑料瓶里，客观呈现出他创作的轨迹。和村上隆、奈良美智等艺术家一样，三宅信太郎常常被认为是日本当代艺术的先锋代表之一。在世界各地举办的艺术盛会巴塞尔艺术展（Art Basel）上，他扮过兔子、海狸和章鱼，还表演过茶道，似乎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天真烂漫、信马由缰。但若细看他的作品，会发

现那些童稚的笔触、甜蜜的色彩中，讨论的其实是死亡、战争等宏大命题，不亚于一场跨越时空的、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漫游。

对三宅信太郎来说，创作不是他企图向世界表达价值观的手段，而是他全部的人生经历和感受。通过袒露自己，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自由。回顾三宅信太郎的作品中，“马”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元素。他创造的经典人物Sweet-san就经常骑着马出现。马，就像是他对生命秩序的一种转译，既是“塞翁失马”寓言中对于“得失无常”的隐喻，又是消费主义浪潮下个体生存的轻盈抵抗。在他的画中，马被塑造成了命运的载体：时而被圈养在屋内，时而化作建筑本身，有时不屑，有时温顺。这种双重性也在全球化浪潮的语境中尤为凸显。日本漫画哺育的视觉基因，西方艺术提供的形式框架，中国文化影响的叙事母题在他的创作中交融、碰撞，自主生长，回归质朴。在解构与再创造中，新的传统、新的思考，就这样诞生了。

那些看似随意的色彩泼洒，实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化语法。当下，在人们处于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的撕扯中时，三宅信太郎的创作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性：以天真为盾，以想象为矛，在消费主义的废墟上重建精神的游牧营地。也许真正的自由，就始于对“漫无目的”的重新接纳。在确定性与流动性之间，我们终将学会与未知共舞。

